第一章　天降大運？

酉時，長京。

落日餘暉漫過漢白玉臺階，長廊下柱子交錯出一道道筆直的黑影，猶如柵欄禁錮住了光。

一片闃靜無聲中，一女子儀態端正，穩重的步伐聲打碎了靜默。

沿途宮人們紛紛退至牆角，朝她行禮，「皇后娘娘。」

光影半明半昧中，皇后沉著臉，待抵達宮殿門口，她緩緩吐出一口氣，無聲收斂神色。

殿前宮人撩起緙絲龍紋簾布，皇后步入殿內，低頭行禮，道：「參見皇上。」

風吹進大殿，繚繞過一陣淡白煙霧，皇帝披頭散髮，身著一身灰色道袍。

他沒有理會皇后，躬身親手護著躍動的燭火，點燃一盞祈福天燈，示意宮人拿出去放了。

做完這些，皇帝直起身，甩甩手中火摺子，道：「皇后來了，知道朕為何叫妳吧。」

皇后神情有些僵硬。

她與皇帝名義上是夫妻，實則早已離心，到如今除了祭祀大典，能不見就不見。

這次皇帝匆匆召她，想來是為了懿德貴妃那位流落在外的公主。

果然，皇帝擦過手，從旁邊內侍手中接過一塊青綠的菩薩形玉佩，玉質不算貴重，難得的是雕刻細膩傳神。

皇后一眼認出那是當年皇帝和懿德貴妃的定情之物，出自皇帝之手，後來懿德貴妃生下女兒，把玉佩給了女兒，十二年前公主失蹤，它也跟著消失了。

如今它回到這巍峨宮城內，自然帶回了公主的線索。

皇帝摩挲著玉佩，目露懷念，「這是青龍衛從當鋪找來的，朕和妙兒的女兒應是遇到難處，才把玉佩當了。」

皇后彷彿看不見他的欣喜，道：「陛下，這十多年來，但凡與公主有關的消息都是假的，只怕難證虛實。」

被直接潑冷水，皇帝卻不惱，只說：「皇室子孫絕不能流落在外，這玉佩便是鐵證，此回不能不重視。」

皇后輕笑一聲，皇帝是要太子找人才會這般好聲好氣，他如今可使喚不了太子。

果然，皇帝自顧自地說：「太子出巡，不久前才抵達平州，離找到此玉佩的當鋪不遠，正好讓他查真假，如無差錯，兄妹兩人可一同返回長京。」

皇后再明白帝王無情也總是陷入鬱結。

他與他的貴妃鶼鰈情深，此情感天動地，以至於昔人已作古，他依然念念不忘。

可他從未想過太子也是他兒子，也未想過當年她和太子如何熬日子，需要太子做事時他倒是記起來了，一口一個「兄妹」。

許多話梗在喉頭，皇后重重閉上眼睛，「陛下，為此事便令太子奔波，未免——」

皇帝不悅反問：「妳是說這是小事？」

皇后閉了嘴。

帝后正僵持，門口守著的宮人吊著嗓子道：「稟報皇上，明遠姑姑求見。」

Crescent

皇后怔了怔，宮女明遠是太后身邊的人，代表太后行走宮廷，通傳太后懿旨，便是太子也會給她三分薄面。
失蹤的公主原也是太后的心結，看來這回太后要插手。
只見明遠低頭走進殿內，她語氣溫和平直，「太后有旨，皇室血脈不得含糊，須請太子殿下好生辨別，若能尋回，亦是大歡喜。」

章縣，街道。
章縣隸屬河南道兗州，百姓安居樂業，此段街道甚是繁忙，兩側商販走卒挨挨蹭蹭，行人摩肩擦踵。
一輛朱漆酸枝木馬車的車輪輾過塵土，在眾多人群中，縱有好馬也快不得。
不遠處路口忽然傳來的哭喊聲徹底逼得馬車停了下來。
「我的兒啊！」
「我苦命的孩子啊！」
一對四十來歲的中年夫妻衣衫襤褸，身上插著草標跪在地上，哭得悲傷。
他們身後躺著一個少女，一卷破草席掩著她半邊臉頰，另外一邊裸露出來的臉頰瘦弱蒼白，卻仍可見她眉眼細膩，模樣姣好。
中年夫妻一邊哭一邊乞討，「各位行行好，我一家本是鄴縣人氏，來章縣討生活，未料小女染了不治之症，掏空了我們家底卻還是治不好，昨日竟狠心拋下我們回天上去了！可恨我們夫妻忙活半生，連給孩子置辦一口薄棺都無能為力！」
女人抬手打向身邊男人，「都是你！苦了我就罷了，竟然還苦了孩子！你害死我們了！」
男人也涕泗橫流。
可憐天下父母心，民眾有的駐足觀看，有的掏出一兩個銅錢丟到草席上，盡一份薄力。
那輛朱漆馬車就停在不遠處，車夫是個面相陰柔的男子，他盯著掉渣的草席，心情複雜。
此人名喚長英，作為東宮掌事太監，奉命同太子前來見這位典當了菩薩玉佩的女子。
實則此事不該勞動太子，交給太子手下任何一人都能辦得妥帖漂亮。
而太子親臨，除了有太后的緣故，更重要的是此回馬虎不得。
誰料剛來就遇到這一幕，那姑娘竟已離世，還是這兩日的事。
難不成老天也知曉這差事不合理才會收了那姑娘？可這也太巧了，實在不好和宮裡交代。
他有些心慌意亂，扯住韁繩下馬車，到了窗戶邊撩起車簾，恭敬道：「爺，那位就是……了，可要小的去看看情況？」
車內，太子李鉉手臂搭在木窗臺上，露出一截玄色繡寶相花紋的袖子，他食指輕抬敲點著窗臺，淡淡的天光切在指節處，那一截手指有如白玉。

Crescent

長英低頭不再作聲。
夫妻兩人哭訴了好一會兒，引來不少人指指點點——
「作孽啊。」
「這兩人有手有腳，怎麼還要行乞……」
正說著，天際聚起一團濃雲，平地刮起一陣大風，風沙迷眼，逼得長英連忙抬袖擋沙。
周圍人也嚷嚷起來，「不好，要下大雨了！」
這個時節，章縣來風惡，來雨更狠，商販紛紛捲東西躲避，在路邊乞討的中年夫妻顧不得哭，也「收攤」了。
他們搖著身後的「屍體」，叫她，「春兒快醒醒，要下大雨了，快走。」
下一刻，那「屍體」倏地睜開眼。
她原先還有三分睏倦，一看天色不對，一骨碌翻身起來，臉蛋上的牆粉簌簌落下，幾縷鬢髮掠過她那雙清澈明眸，眼珠彷彿一汪水墨蘊出的琉璃，顧盼之間如流螢飛旋，流光迸濺。
李鉉指尖定在窗框處。
長英目瞪口呆，「這……」
周遭人忙著避雨，沒多少人留意這「詐屍」奇觀，卻仍有幾人指著中年夫妻和少女，大怒道：「原來他們是騙子！」
少女撈起地上幾個銅錢，面帶歉意，為避免被抓，跟著父母拔足狂奔。
三人正好遇上長英和馬車。
長英無意攔他們，但怕有刺客伺機而動，哪怕暗衛潛伏在四周，他也不敢懈怠。他嚴陣以待，死死護著馬車，讓本來就不寬的過道更顯狹窄。
「讓讓！」男人跑得臉色成豬肝色，硬生生從長英身邊擠過去，還不忘記一手一個扯著妻子女兒。
長英怒道：「大膽！你們可知——」
他話還沒說完，被父親拉著的少女撞到他肩膀。
長英如何都沒想到，少女看著纖細，實則像一柄鐘槌似的，撞得他找不著北，扒著馬車才沒摔倒，同時喊道：「哎喲！有——」
車內傳來一道冷冷的聲音，「長英。」
長英理智回籠，幸好他沒驚呼出「有刺客」，要不然太子行蹤就暴露了。
至於那三個江湖騙子，順利擠過過道後一路狂奔。
長英揉著肩膀回過頭，恰好那少女也正回頭看他，似乎因為不小心撞到他，她朝他歉然一笑，那笑意便像一縷春風吹拂楊柳，令人心曠神怡。
長英怔住，只聽李鉉問：「怎麼了？」
長英想控訴少女，可她有可能成為流落在外的公主，加之她最後那一笑到底化解了他的不滿，他道：「回稟爺，這位……還是知禮儀的。」
李鉉不語，手指又輕點窗框，敲擊的節奏湮沒在風雨聲中。

Crescent

春風和爹娘跑得老遠，免了一遭痛打，他們吭哧吭哧喘氣，豆大的雨點也兜頭澆下。
男人趕緊脫了外衣罩在春風和妻子頭上，得了女人一聲嫌棄，「髒死了，快找個地方躲雨吧，咱們可生不起病！」
春風手裡緊緊攥著七個銅錢，加上娘收下的五個銅錢，才十二個銅板。
下一頓飯勉強有著落，只是最多也就饅頭和醃菜。
她忍不住回頭，雙眸微瞇搜尋那輛馬車，哪怕眼前只有模糊的雨幕。
女人抱著春風往茅草屋下躲，留意到她的目光，問：「妳還在看那馬車呢？」
春風回過神，喃喃道：「嗯，它一看就很有錢。」
女人也羨慕，「它可真是好貨。」
雖然他們出身小地方，倒不至於沒眼色，認不出好歹。
方才那輛馬車樣式低調不張揚，用料卻是頂好的，那車夫衣裳布料尋常，但做工並不一般，他那般護著馬車的架勢，足見乘車的定是個大戶人家的主子。
也是他們絕對招惹不起的人物。
春風微微鼓了鼓臉頰，又說：「要是能把它搶過來，咱們就不用淋雨了。」
春風的父親林大田，一個淳樸了大半輩子的莊稼糙漢，最後卻得靠「賣哭葬女」騙錢，但他自認走投無路，才迫不得已和妻女演這一齣。
乍然聽見女兒口出狂言，林大田悚然，「使不得，這可使不得啊！要坐牢的啊！」
春風的母親于秀君，一個頭腦靈活、敏銳聰慧的婦女，卻立時從女兒的話裡品出對當下窘境的無奈，她火氣上來，搧打林大田，啐他，「要不是你給那殺千刀的當保人，咱們家至於淪落到今日？春兒至於演死人？多晦氣！」
其實最開始春風提議的行騙辦法是賣哭葬父，但哭是個費勁事，相對而言躺著的「屍體」最輕鬆，夫妻倆顧不得忌諱，讓春風躺著了。
林大田縮著肩膀挨打，囁嚅道：「我錯了，真錯了……」
任由父母吵吵嚷嚷，春風撿了塊地屈膝坐下，望向茫茫天際。
大雨瓢潑，澆得天地虛浮於水霧中，似也在訴說世情涼薄。
不久前于秀君和林大田哭得那麼令人不忍，並非全是演戲，林家三口這陣子過得是苦不堪言。
他們本是鄴縣林家村的良民，不算大富大貴，日子並不過分拮据。
細水長流的日子終止於去年某日深夜鄰居登門拜訪。
鄰居想辦一樁穩賺不賠的買賣，跟縣裡大戶借百兩銀子，誠邀林大田當保人。
保人不好當，林大田也不想冒險。
但兩家多年交情，相互信賴，都說遠親不如近鄰，這時不幫難免令人寒心，再者他女兒春風與鄰居兒子是青梅竹馬，如無意外，鄰居兒子將來就是自己女婿，這一點大人都心照不宣。
林大田思來想去，覺得鄰居沒有理由坑害自己，最終還是替鄰居作保，若鄰居逃債，這百兩銀子由他償還。

Crescent

于秀君知情後和林大田大吵一架，可已經畫押了，木已成舟，她徹夜睡不著，暗自託娘家備了三份過所，以防萬一還能逃走。
起先也算尋常，鄰居父母出門了，他們兒子還留在家。
想到他們總不能真不管兒子了，于秀君漸漸放心，甚至開始心疼起置辦過所花的銀錢。
偏偏在她放棄警惕時，鄰居兒子一聲不吭跑了！
等債主找上門，幾人才發現鄰居一家早已不知行蹤。
這下林大田被迫承擔百兩債務，更可氣的是那債主大戶打起春風的主意。
樹挪死，人挪活，于秀君趕緊捎上過所，同丈夫女兒出去避禍。
因走得匆忙，他們大部分家產都還在林家村，本來就沒帶幾個錢，禍不單行，打尖時錢還被人偷了。
偏生債主報官了，他們不敢報官，只好一路窩窩囊囊，騙吃騙喝。
太難熬了。
于秀君罵夠了丈夫，也坐了下來，為女兒拂衣裳拍掉晦氣，說：「這麼久了，不知道林青曉還在不在章縣。」
春風緩緩搖搖頭。
林青曉正是鄰居兒子，春風的「竹馬」，林大田眼裡的好女婿，林家落到此地步的罪魁禍首之一。
日前春風一家路過章縣，林大田和于秀君去田裡偷瓜，春風望風，卻見到了行跡鬼鬼祟祟的林青曉。
林青曉瘦了也曬黑了，見到春風撒丫子就跑。
春風快速邁著雙腿去追林青曉，她也不知道哪爆發的力氣，竟能拽住林青曉。
只是她還沒來得及問他為何要丟下她一家，林青曉焦急又有愧，解下貼身戴著的菩薩青玉佩丟給她。
那是林青曉最重視的玉佩，從來片刻不離身。
春風一愣，林青曉已經竄出老遠，只丟下一句，「春風，是我對不起你們，這塊玉妳先拿去換錢用！」
沒辦法，春風只好拿走玉佩。
得知她遇到林青曉，于秀君又氣又急，不管如何，他們最好能找到鄰居一家，才能免去一身巨債。
章縣是目前唯一有線索的地方，抱著找到林青曉的一線希望，于秀君拍板，一家人滯留在章縣。
可託人辦的過所目的地並非章縣，依本朝戶籍律法，他們也就比流民好些，沒法靠雙手掙錢，饒是那青玉佩典當了幾百文，架不住日子只出不入。
想到下下頓飯，春風偷偷歎了口氣。
于秀君耳朵一動，捕捉到她的歎氣，她一個巴掌打在春風後背，「小孩家家，歎什麼氣！」
春風覷著于秀君，把剛剛歎出去的氣狠狠吸回來。

Crescent

于秀君：「……」
陣雨來得快，走得卻慢悠悠的，待雨水變得淅淅瀝瀝，天色也發沉了。
惦記著女兒還餓著肚子，于秀君催促林大田，「咱們去鄉里換點吃的。」
林大田打量于秀君不氣了，他搓搓手問妻女，「如果……找不到人，咱們繼續南下？」
當時鄰居說的買賣就是去南方。
于秀君沒好氣說：「哪那麼簡單！你知道他們到底去哪嗎？南方多大，怎麼找？咱們備的過所也就到一一」
話未說完，春風扯扯于秀君袖子說：「官兵。」
不遠處一群官兵「啪啦」踩著地上的水窪跑來，倒是很有架勢。
于秀君暗道不好，果然那些官兵直奔他們而來，把他們團團圍住。
春風眼眸微瞠，林大田趕緊把妻女護在身後，兩股戰戰，「大、大人們，我們可是良民啊！」
作為保人出逃是大罪。
林大田正絕望時，為首捕快看畫像對人臉，道：「正是你們，大人有請。」
有請？林大田縮著脖子和于秀君對視，這捕快對他們態度並不差。
官兵可不是良善之輩，能對他們態度還算客氣，說明事情絕沒那麼差。
不過還是讓人不安。

三顆忐忑的心，在他們進了縣衙，見到坐在案首的長英，終於不再忐忑了，而是有點死了。
看來是他們衝撞貴人，貴人尋仇來了。
縣令對著長英點頭哈腰的，「正是這三人，他們確實並非章縣百姓。」
民不與官鬥，林大田拉著于秀君和春風「撲通」一聲跪下，喊道：「大人饒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林大田嚎完，堂上一片靜謐。
春風盯著地面，因才下過雨，官兵進進出出，地面泛出一層水潮氣。
她想，大牢不知是不是也這樣潮濕，早知撞人也要坐牢，不如搶車呢。
突的，她眼前多了雙皂靴，竟是那貴人上前親自抬手扶她。
春風壓住心底驚疑，懵懵懂懂站起身。
那貴人端詳著她，笑咪咪的，語氣溫和，「在下是長英，東宮掌事太監。」
春風並不知東宮掌事是什麼，不過「太監」兩個字她懂，這下她更覺不解。
長英又問：「姑娘名諱可是林春風？」
春風回道：「是。」
長英示意明白了，他拿出一張紙展開遞給她，上面畫著一塊菩薩形狀的玉佩，畫工倒是精細。
他又問：「這玉佩妳可識得？」
春風老實承認，「識得。」

Crescent

當時為了把這塊玉佩多典當些錢，她觀察了它很久。
長英笑了下，言簡意賅道：「這玉佩是懿德貴妃的遺物，也是流落民間的皇家明珠的貼身之物。」
春風微微張開嘴，林青曉的玉佩有這麼大來頭？
林大田和于秀君偷偷面面相覷，不明白貴人為何講這宛若戲文傳奇裡的事。
不待他們疑惑，長英接下來對春風說的一句話，讓這一家三口如遭雷擊耳暫明——
「奴才見過公主。」
春風錯愕地指著自己，「我？」
林大田、于秀君也刷地抬起頭，難以置信。
這些都在長英預料之內，他一笑，躬身作揖，「是，這塊玉佩可是公主送去當鋪的？」
「雖然是——」
長英打斷她的話，「那就沒錯了，宮裡鑒定不會出錯。公主攜玉佩走失後，這些年陛下與太后總惦念公主，持續派人在民間搜尋，只待公主回宮團圓。」
春風：「……」
趁著她愣怔的間隙，長英又對章縣縣令和捕快說：「還不見過公主？」
呼啦啦一群人跪下呼「千歲」。
春風清晰地看到他們眼底對她的敬意中夾雜著妒忌，畢竟聽來像作夢，可多少人作夢都不敢這麼想。
這是實實在在的飛上枝頭變鳳凰了。
春風被他們跪得不知所措，她原地轉了一圈，又看向長英。
長英提醒道：「公主可說『免禮』。」
春風從善如流，「免禮。」
長英又令縣令，「在衙門整理一間乾淨舒適的屋子，供公主與公主的養父母居住。」
縣令拱手，忙不迭道：「是，是。」
長英又說：「待會兒奴才便讓人去服侍公主，請公主好生歇息。」
縣令轉而來巴結她，「公主請。」
春風：「……」
知曉林家三口恐一時難以適應這個天大的好消息，長英留點時間叫他們自己想，便施施然離去。
事實上春風並非真公主。
她出生在鄴縣林家村，身世簡單，那塊玉佩本是一個男子的，前陣子才給了她。
而那男子似乎躲債，也擅長隱匿自己行跡，短期內不好找。
他的玉佩從何而來無從考據，但並不奇怪，公主丟失那年正是慶盛末年，天下大亂過，什麼都有可能。
顯見公主的下落到這兒便又斷了。
這些消息只要花上幾日查一查就絕不會弄錯。

Crescent

但太子要的就是「弄錯」。
長英走到縣衙另一座院內，回想雨幕中李鉉淡然的語氣——
「就她了。」
流落民間的金枝玉葉是太后的心結，再耽擱不得。
按說皇室血脈不得混淆，太子卻不忌諱。
定下林春風並非臨時起意，這場鬧劇持續多年，攪得天家不得安寧，「公主」早該回去了，至於真假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回想林家人的反應，長英笑著搖頭。
想來突然成為王公貴族，林春風定欣喜若狂，即便她心內有顧慮，也不敢提出異議。
不過她運道太好，能過了太子那一關。
長英正想著，身後傳來一陣腳步聲，並一道明麗清亮的聲音，「長英公公！」
竟然是林春風追了過來。
小姑娘髮髻微亂，眼眸明亮得驚人，穿著演「屍體」時那套髒兮兮的裙裳，她還沒去休整過。
長英疑惑，「公主喚奴才長英就好，公主匆匆而來是為了？」
春風一張口，鏗鏘有力，還長英一記驚雷，「玉佩不是我的，我不是公主，你們弄錯了。」
第二章　大意失月俸
半刻鐘前。
林大田雙手一直在顫抖，「這到底咋個事……」
于秀君回想那些傳奇故事，也有講抱錯孩子的，譬如有民間婦女在山莊生孩子，皇家的貴人也同時在那兒生孩子，導致抱錯。
但事實上她是在家生的春風，要是被抱錯也是夢裡抱錯的。
正當林家夫妻如腳踩雲端時，他們的袖子被身後的女兒輕輕扯住，把他們拉回人間。
春風輕聲說：「爹，娘，我有話說。」
她又看向縣令，縣令很識相，帶著幾個衙役躲遠了。
沒有外人，林大田壓抑的情緒終於噴發，激動得漲紅了臉，「咱們家發達了？」
于秀君難掩顧慮，「真有這麼好的事嗎？」
春風看左右無人，小聲對父母說：「我要去找那個太監，說他們認錯人了。」
林大田、于秀君反應一樣，「啊？」
僅僅驚訝一霎，林大田鬆了緊繃的心，道：「還是咱們家春兒懂事，本就不是咱們的東西可不能要。」
見父親誤會，春風解釋道：「我好像知道真公主是誰。」
聞言，林大田和于秀君更是一臉驚訝，「是誰？」
春風道：「得問林青曉。」
于秀君不相信，「他能知道？」

Crescent

春風神神祕祕地「嗯」了聲。
因為林青曉不是男的，是女的。
大概是她們十三歲那年，林青曉來癸水弄髒了衣裳，要不是春風提醒，多一個人看到，她是女孩的事就瞞不住了。
當時林青曉慘白著臉，不惜花重金買昂貴的砂糖賄賂她，求她保密。
春風仗著這事，多少次差點騎她頭上撒野她都忍了。
後來林青曉跑了，春風悄悄反思過，是不是林青曉不耐騎。
如今，引發此案的玉佩是林青曉從小佩戴，這說明什麼？她的「竹馬」可能才是公主！
意識到這一點，春風心裡的算盤打得「劈里啪啦」響——假若她冒名頂替真公主被發現，死罪；但假如林青曉是真公主，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她不僅不怕掉腦袋，還能繼續騎林青曉頭上過好日子。
只不過不論林青曉為何女扮男裝，自己不能貿然出賣她，得先把祕密藏好。
眼下當務之急是找回林青曉。
要是林青曉願意褪下男裝，認祖歸宗，一切皆大歡喜，逃債也不是事了。

此時春風雙手交疊放在身前，歪著腦袋瞧長英，她抿著唇，臉頰圓潤，一雙明眸閃爍星星點點，十足的乖巧。
可長英的笑差點像嚼到沙子似的崩掉，天爺，這娃娃莫不是實心眼的性子？竟然會否認自己是公主！
到底是東宮練出來的老狐狸，長英很快撿回微笑，問：「公主何出此言？玉佩不是公主的？」
春風道：「這玉佩是我朋友的，你找到她，就能找到那個公主。」
長英心道，太子敲定的事，他可不敢節外生枝。
找人就罷了，糊弄人他倒是有一手。
他嚴肅道：「公主確定？找到妳的信件早已快馬加鞭送去皇宮，如果弄錯了，不是鬧著玩的。」
春風擔心地問：「……那會怎麼樣？」
長英在脖子上劃拉一下，「欺君之罪，要掉腦袋的。」
春風捂住自己脖子。
長英一笑，就知道她還是小孩呢，他給她找了個臺階，「想來公主還不習慣身分轉變，說了些糊塗話。」
春風含糊地應一聲，「唔。」
長英又提點她，「以後這些話，公主千萬別和外人說。」
卻見春風蹙起眉，眼眸黯淡，似是要歎氣又歎不出來。
長英不由問：「公主可還有什麼顧慮？」
春風問：「我爹娘怎麼辦？」
長英沒顧上糾正她的稱呼，她的爹已經是皇帝，不再是林大田，他回道：「他們

Crescent

養育公主有恩，若公主不捨，自當一起回去。」
得把林大田和于秀君放在眼下盯著，省得他們說溜嘴。
春風擔憂，「我都不清楚宮裡怎麼樣。」
長英道：「奴才早已安排了妥當之人服侍公主，公主問她就清楚了。」
春風點點頭，「那好吧，我是公主。」
長英無端鬆口氣，看她溜達走了。
又過了會兒，他「嘶」了一聲，奇怪，明明是天大的喜事，怎麼好像還得哄著她接受？

春風很快接受現實。
當公主掉腦袋，不當公主也掉腦袋，只能收拾收拾當公主了。
至於林青曉……她想，她不會放棄找她，畢竟事情若是敗露，還得林青曉撈她。
林大田和于秀君見春風回來，得知沒能推了當公主的事，不免有點高興。
此事固然危險，但收益太大了，頭個好事就是解決了他們東躲西藏的處境。
于秀君打聽到公主是四歲走丟的，一家子嘀嘀咕咕，商量出個辦法。
「就這麼說，春兒是四歲被抱養的，沒了四歲前的記憶。」
春風應了，實則別說四歲前，就是七歲前的事她也記不得多少。

長英答應給春風的人是從東宮帶出來的一個宮女，名叫香蕊。
香蕊比春風大兩歲，身量反而比春風稍矮，不過她性情溫和細膩，為人樸實。
她邊替春風梳妝，邊將能說的都抖摟了，「公主已忘了小時候的事，奴婢本不該提，不過有一事公主要記在心裡。」
春風問：「什麼事？」
香蕊小聲說：「公主之所以走丟是因為十二年前的慶盛之亂。」
慶盛之亂是指慶盛末年鎮守隴右道的虎威將軍叛亂，長京險些失守，帶來兩年的戰亂。
春風那時太小，記不得什麼，林家村足夠偏僻，幸而沒被戰火波及。
因為慶盛之亂，好些人遷到林家村避難，村裡多了不少人口，林青曉一家也是那時候來的。
到現在于秀君偶爾還會嘟囔，「那幾年外面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嘖嘖。」
至於旁的，他們一家是小村民，能留意到換了縣令就不錯了，對皇城局勢根本兩眼一抹黑。
春風好奇地問：「這個虎威將軍後來掉腦袋了嗎？」
香蕊回道：「掉了。」
春風喜道：「那太好了。」
香蕊表情有點奇怪，小聲提醒道：「虎威將軍是懿德貴妃的兄長，懿德貴妃是公主的母妃，他是公主的舅父。」

Crescent

春風一呆，那可太不好了。
香蕊斟酌了一下，繼續說：「後來懿德貴妃畏罪自盡，公主不必擔心，虎威將軍的錯不累及公主。」
春風問：「皇上竟然肯嗎？」
香蕊道：「正是皇上竭盡全力保住了懿德貴妃身後之名，謚號懿德。」
春風微微抬眉，小聲問：「皇上是什麼樣的人？」
香蕊撿好話說：「這些年為了尋找公主，皇上潛心修道，已得了境界，才感動上蒼，找回公主。」
春風瞭解了，原來是個昏君。
話說到這，香蕊眸光驚豔，笑說：「公主，請看鏡子。」
前陣子為了躲債，春風疏於打扮，卻也能看出是個美人胚子，此時她頭上挽著飛天髻，插著兩支金花葉步搖，額間一點花鈿，雕琢出少女眉眼嬌妍與爛漫。
她肌膚本就白皙細膩，不用擦多少粉，唇間點了一抹朱紅便嬌豔欲滴，殊色動人。
春風盯著鏡子，舌尖偷偷小口嘗唇上朱紅，甜滋滋的。
香蕊心內別提多滿意了，果然皇室無醜人，公主雖然流落民間多年，依舊能如明珠般皎潔美好。
她示意春風起身，給她換上薑黃織金纏枝蓮花對襟，並一條茜色繡百花襦裙，肩上搭著一條綠紗披帛。
這下連春風都意識到這一身有多華麗，疑惑地看了香蕊一眼。
香蕊解釋說：「太子殿下今日得空，想見見公主。」
春風早聽說了，此行北上太子也在，依皇帝太后的意思，「兄妹倆」正好一同回京。
只是他們分兩輛馬車，隔老遠，她還沒和太子打過照面，她本來還以為要進長京才能見到面。
怕春風緊張，香蕊又安撫說：「公主只須和往常那般見太子便可。太子寬厚，明辨是非，知道公主未學全禮儀，不會為難公主。」
春風點了點頭，實則心中默念：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昏君的太子不頂用。
她一身輕鬆，把玩著披帛，一邊跟著香蕊到了太子居所。
他們早已離開章縣，此地是晉州，刺史在李鉉抵達前就把刺史府騰出來。
穿過府中花園，假山重疊，流水叮咚，水草豐茂，蝴蝶相互追逐，這般好景春風從未見過，不自覺越走越慢。
香蕊發覺後提醒她，「公主。」
春風回過神，小碎步追上香蕊。
她剛要問快到沒，不遠處一間屋子內爆出一聲——
「殿下饒命！下官冤枉！」
緊接著兩個高大的侍衛拖著晉州刺史出來。
春風一驚，她記得晉州刺史迎接他們時充滿清貴之氣，如今卻是滿目驚恐求饒，

Crescent

雙腿像湯餅似的軟在地上，被人拽出來的。
屋外守著的太監已進去，「稟殿下，公主到。」
屋內傳來男人陌生且低沉的一聲，「進來。」
春風看向香蕊，香蕊也受了驚嚇，沒留意她的妝容，只輕聲說：「去、去吧，殿下寬、寬厚……」
語氣沒那般篤定了。
不管了，春風胸口緩緩起落，大步邁進屋內。
繞過一架四開山水屏風，最先入目的是花紋漂亮炫目的波斯地衣，再抬眼，順著長英躬身遞茶的方向——
長案上堆著整整齊齊的書卷，書卷後方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
他坐姿端正，身姿挺拔，束白玉髮冠，一身絳色雲氣走獸紋圓領袍，俊眉修目，英氣勃發，取茶盞的那隻手腕間纏著一串紫檀佛珠，自有一股沉穩威嚴。
春風下意識垂眸，按香蕊教的那樣福身行禮，「見過皇兄。」
屋內一片安靜，長英奇怪，這次兄妹見面不過走個過場，免得進京後春風都不識得太子，按理太子說句「免禮」就可以了，但太子擱下茶盞，半晌不語。
長英大著膽子順著李鉉的目光看向春風。
把小姑娘交給香蕊他是放心的，香蕊有一手好手藝，必能不出差池。
果然，春風姿容昳麗，妝容妥當，但是——長英一驚，春風唇上朱紅胭脂一片斑駁，這怎麼弄的？太不得體了！
長英心內打鼓，又悄悄觀察李鉉，斗膽開口問：「公主嘴唇怎麼回事？」
春風一愣，不由又舔了下唇，舌尖嘗到那股胭脂甜味。
她從沒用過口脂，不知道舔了會掉，只說：「是口脂。」
李鉉闔了闔眼眸，淡淡問：「好吃嗎？」
春風回答：「挺甜的。」
長英：「……」

香蕊在屋外束手站立，心裡也沒底，忍住徘徊的衝動。
春風塗的口脂是香蕊自己做的。
她擅長製香，胭脂水粉也不在話下，名字「香蕊」便來源於此。
因是貴人用的，口脂拌了玫瑰花汁、椰子油、蜂蠟、珍珠粉等，用料是極好的。
同為女子，她知曉塗口脂難免會吃到一點，怕口味不好，在裡面又加了一點蜂蜜。
加了蜂蜜後口脂不易保存，但貴人所用之物講究精細，壞了便重做，不必圖保存，所以她不知道會帶來什麼情況，只怕那顏色調得不夠莊重，畢竟東宮向來重規矩。
說起來她說太子「寬厚」是有幾分誇大，但也不全是誑春風。
東宮裡沒有女主子，她被太后撥給東宮後很少面見太子，但也從未聽說太子刁難下人。
當然這樣不代表太子脾性好，太子日理萬機，沒有點鐵血手腕不可能收服朝堂，何況聽說皇上當年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

Crescent

思及此，香蕊打住，朝中之事不是她這等宮女能置喙的，於是她又集中注意力，豎起耳朵聽裡頭動靜。
屋內的人似乎說了兩句話就沒了。
她正奇怪，就見春風矮身穿過門口的紗簾出來了，神色也有些莫名，下一霎她震驚問：「公主，妳的口脂怎麼成這樣了？」
春風不解，「嗯？」
長英領著一個宮人跟在春風後頭出來，那宮人手裡擎著一面銅靶鏡。
長英實在忍俊不禁，抬袖掩唇笑，示意春風，「公主請看鏡子。」
春風晃著腦袋來到靶鏡前，瞬間呆住了。
她就說太子怎麼問那句，原來如此。
香蕊趕忙從袖中拿出一方手帕要替春風擦，春風不太習慣被人伺候，自己拿過手帕抵在雙唇間，對著鏡子蹭掉斑駁口脂。
笑過後，長英清清嗓子道：「太子有令。」
春風抵著手帕看他。
長英道：「公主儀容有損，乃侍奉公主宮婢之失職，罰俸三個月，以儆效尤。」
香蕊連忙跪下，「是，奴婢遵命。」
春風好好把這幾個字默念一遍才反應過來，一張嘴手帕掉了也無暇去撿，著急問：「為什麼要罰香蕊？」
換旁人這麼問，長英最多給一個眼神，讓對方自己體會，如果那人悟性不夠再犯錯，丟了命就連大羅神仙都救不來。
只是春風不一樣。
長英是東宮裡除了李鉉之外唯一知道春風並非真公主的人。
他能當掌事太監，不是靠勢利眼，便解釋道：「今日公主在殿下面前失儀，尤可以改正，來日若在文武百官面前失儀，有損皇家顏面，凡事須得防微杜漸。」
春風不懂「肚賤不賤」，但那意思也聽懂了九成，她正色道：「那罰我就好。」
不等長英說話，香蕊先大駭，「公主，奴婢不敢受！」
哪有罰婢女主子代受過的。
長英也有些猶豫，這時又一個太監自屋內出來，朝長英躬身說：「太子有令，既然公主願受罰，便罰公主。」
想來是門口的爭執聲傳到屋內叫李鉉聽到了，倒是直接允了春風。
長英看著春風一副「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樣子，只覺她心性純真。
他左右瞟了一眼，令太監後退兩步，壓低聲音道：「太子殿下重規矩，宮裡不比民間，公主以後謹慎為重。」
春風知道長英為自己好，也用氣音回道：「好吧。」
她第一回知道做公主不能隨心所欲。
回想李鉉沉穩冷淡的眼神，她無端打了個寒噤，又搖搖頭，把他的臉從腦海裡趕走。
等她和香蕊走到無人的廊下，香蕊忽然又對春風跪下。

Crescent

春風扶起她，「妳做什麼？」
香蕊眼中閃爍淚光，「公主為奴婢出頭，奴婢不勝感激。」
春風微赧，明明是自己偷吃導致的。
又聽香蕊說：「只是公主拿月俸換奴婢的，實在不值當，下回請公主莫再這樣了。」
春風問：「妳月俸多少？」
香蕊回道：「原先一個月兩貫錢，如今侍奉公主，一個月五貫錢。」
春風張了張口，居然這麼多，香蕊的三個月月俸都夠自家一家三口吃半年，還好沒讓李鉉罰了她。
她又指著自己好奇地問：「那我呢？一個月也有五貫錢嗎？」
香蕊搖搖頭，說：「公主雖月俸未定，不過宮裡最小的公主食實封一百戶。」見春風不解，她繼續解釋道：「一年到頭少說有一百兩銀子的土地收成，還不計額外的收入。」
「哦，哦……」春風面不改色，轉過身走了兩步，迎面撞上廊下紅柱，給自己一痛擊。
香蕊驚喊道：「公主！」

「一年一百兩銀子，一個月算它個十兩好了，三個月三十兩……」
于秀君一邊肉疼一邊替春風揉額頭，太子也太不近人情了！
林大田說：「只是口脂沒抹好，一點小事也要罰。」
這段時日，作為公主的「養父母」，他們沒被虧待，頓頓有肉，粗布葛衣也都換成好衣裳。
可他們的馬車綴在最後，到了晉州又被安排在外院，不能時時刻刻和春風見面。像此刻，也是趁著刺史府的下人送飯他們才混進內院。
結果就得知春風被太子罰俸三個月。
要是他們能一個月掙得十兩也不必躲債，更不必鋌而走險冒充公主。
于秀君素來聽說大戶人家規矩多，皇家是天下第一大戶，想來規矩只會更多，她怕女兒適應不來，說：「不成，以後一定要小心太子。」
春風頂著額頭紅痕，點頭如搗蒜。
能不小心嗎？為「挺甜的」三個字罰她三十兩，一個字十兩。
好在不用她特意躲著，她和李鉉本來也見不上幾回。
太子儀仗滯留晉州，是為了處理一個貪官，便是晉州刺史。
晉州刺史乃王氏族人，縱有滿腹文采卻沉迷碑文刻石。
他上任後疏於治民，四處搜集碑文刻石，若功績平平也不至於做那出頭椽，偏他鬼迷心竅，挪用賑災款弄來一塊「楊公碑」，長寬一丈，刻著當時文學大家李智撰寫的碑文。
他怕被出巡的李鉉發現，把它埋在晉州郊外，李鉉動用近百軍漢才把它挖了出來。
此時四駕馬車拉著楊公碑，跟著出巡儀仗一同回長京。

Crescent

春風探出腦袋看了看那塊石碑，又坐正身子問香蕊，「那塊大石頭很重要嗎？」
香蕊說：「傳聞是幾百年前漢陽百姓為紀念清官所立之碑，自然貴重。」
春風心想，看來是好官碑。
不過至今幾百年，經歷不少天災人禍，原先的碑自然被毀過。
不論真假，捉了王刺史後這玩意就充國庫了。
春風雙手墊著下巴，望著窗外的大石頭，「皇宮好東西很多，夠放嗎？」
香蕊忍俊不禁，說：「夠放的，皇宮很大的。」
春風問：「比刺史府大一倍？」
「大很多，」見她忽閃著一對圓眸，香蕊也起了興致，描述道：「那兒是紅牆，琉璃瓦，人也多……」

皇宮門口，霜葉紛飛，片片掠過重簷歇山頂琉璃瓦，闕樓上響起厚重的禮樂聲。
巍巍紅牆人影幢幢，文武百官著官袍官帽，齊刷刷跪下，山呼道：「太子千歲千千歲！」
馬車內，春風趴在窗邊，滿眼新奇，好多人啊……
見他們跪拜，她小聲說了「免禮」。
儀仗前，李鉉身著玄色圓領袍，肩上搭著一件薑黃鶴紋氅衣，他英氣俊美，行止穩重，抬起一手道：「諸卿免禮。」
在左右相帶領下，百官往左右兩側站定。
此時香蕊小聲囑咐春風，「宮裡人多眼雜的，公主禮儀未學成，先跟著殿下認人就好。」
春風也知道李鉉是她「長兄」，跟著他做總不會錯。
待香蕊扶著春風下馬車，她腳步還沒站穩，黑洞洞的宮門口一個年輕清秀的女子帶著兩個宮女款款上前。
女子先向李鉉行禮，再轉向春風，「公主，奴婢明遠奉太后之命請公主前往壽陽宮面見太后、皇上和皇后。」
春風道：「免禮，妳帶我去吧。」
明遠恭敬應道：「是。」
李鉉出巡歸來，依禮也需去見尊長，一行人便同路了。
他生得高大，步伐也大，行走間披風微微甩起，不過一會兒便甩開春風幾人十多步。
長英疾步跟在他身側，稟報政務。
一路上，春風見香蕊對明遠畢恭畢敬的，也歇了搭話的心思。
如香蕊所說，皇宮之大並非一個刺史府能比，穿過厚重的宮牆是長長的甬道。
這兒磚牆壘得嚴絲合縫，高高聳立，沁著寒意，隔開了凡塵世間。
甬道處兩頂軟轎等著，一頂是李鉉的，另一頂就是春風的。
坐上轎子，春風觀察四周，轎子偶爾會路過宮殿，大門敞開著，一枝清俊的樹枝

Crescent

伸出宮牆，瞧著倒是趣味。
一刻鐘後，轎子抵達壽陽宮。
日頭西斜揉開一片晚霞燦然，壽陽宮內外寂然。
落轎後，長英立在轎子一側微拾起李鉉衣襬，李鉉下轎，進了壽陽宮。
香蕊只能留在壽陽宮外，春風由明遠帶著往裡頭走。
此情此景，春風在心內演練過許多回，可對上全然陌生的環境難免生出一絲惶然，顧不上記仇那三十兩，她步伐邁得快些，跟緊李鉉。
壽陽宮大門大敞，古樸莊嚴，天光尚在，已點上銅製竹形燭火，一股沉香味縈繞在空氣裡。
正殿，頭髮花白的老婦人坐在黃楊木菊紋椅上，她面容圓潤，是養尊處優的痕跡，卻壓著唇角。
直到見到孫子進屋，她拄著拐杖起身，才舒眉一笑，「鉉兒回來了。」
李鉉行禮，緩聲道：「見過皇祖母。」
春風跟著說：「見過皇祖母。」
太后左側立著一位著海棠妝花緞宮裝的女人，四十多歲依然容顏明麗，卻擰著眉。
李鉉又朝那女人道：「母后。」
春風同樣跟著喊道：「母后。」
聽春風這麼喚她，皇后眉頭皺得更緊了。
太后的右側則是一個穿著藏藍道袍的道士，能看出年輕時的英俊，與李鉉的長相有幾分相像，只是蓄了及胸口飄飄長鬚。
他沒有多看李鉉一眼，只盯著春風，一言不發。
李鉉道：「父皇。」
果不其然一道清軟的聲音黏著自己，「父皇。」
李鉉側身低頭，看向身後不知何時多出來的小尾巴。
察覺他的目光，小尾巴仰起脖頸，面龐瑩潤，明眸蘊著一泓清泉，唇上朱紅有如一粒飽滿的紅寶珠。
今日她一口都沒偷吃。
許是片刻的沉默讓她誤會了什麼，她垂下密而長的睫羽，朝他福身，乖乖道：「皇兄。」
第三章　學不會走路
太后對春風招招手，「孩子，過來。」
春風見李鉉頷首，小步走到太后跟前。
太后的眸底有歲月沉澱的渾濁，卻暗藏銳利，彷彿能一眼看透她。
春風迎上太后的目光，還好她算不上光明磊落，但問心無愧，沒什麼怕被人看透的。
太后眉眼柔和些許，抬手輕撫摸她臉頰，問：「這些年怎麼過的？」
春風老實說了。
關於她所有消息，宮內幾個主子早已知情，只是皇帝聽春風敘述平淡，似乎早已

Crescent

習慣，他不由心生虧欠。
等不及太后再問，他叫春風過去，「玉寧，到朕這兒來。」
玉寧是公主走丟前的封號。
皇帝仔細辨認她的五官，似乎在透過她的臉看誰，須臾他瞳仁顫抖，低聲道：「是有幾分肖似妙兒……」
春風：「……」這也能看出相似嗎？
不過春風不知道的是，皇帝一意孤行，先射箭後畫靶，再不像的人都能瞧出相似，何況她生得好，從容顏上找不出疑點。
看完一場「感人至深」的骨肉相認場面，皇后方與太后說：「母后，宮務繁多，妾還得挑選公主的教習嬤嬤，先行告退。」
太后明白她忍到極致了，道：「妳且去，」又對李鉉說：「鉉兒才回宮，也去歇息休整吧。」
李鉉應了一聲。
他與皇后離開壽陽宮，皇帝自也帶春風告辭，去瞧故人的寢宮。
壽陽宮的熱鬧散了，只餘淡了的沉香味，明遠扶著太后坐到壽桃紋榻上，細心收好拐杖。
太后問：「妳覺得這女孩如何？」
明遠笑道：「太子殿下找回她後就踏上歸程，路上也沒個教習嬤嬤，她尚未學規矩，能不露怯已是極好。」
太后又問：「此女著實落落大方……妳看她，像玉寧嗎？」
明遠跪坐著替太后捏小腿，說：「公主容顏無可挑剔，丟失時候太小，況且遭遇戰亂，忘了年幼的事是尋常，再者菩薩玉佩是她的……」
太后終於「噗嗤」笑了下，「妳個滑頭，妳知道哀家想說的不是這些。」她挑明道：「那孩子有沒有可能是鉉兒找來應付哀家的？」
明遠馬上回道：「哪能啊，皇室血脈是能隨意混淆的嗎？太子殿下斷不會這般行事。」
太后心中仍有疑慮，可也沒旁的辦法了，她重重歎了口氣，道：「只有林氏在才能辨別是不是她女兒吧。」
提到懿德貴妃，明遠輕捶著腿不敢接話，太后也陷入了回憶。
懿德貴妃自縊的白綾是太后賞的。
當年懿德貴妃滿面憔悴，朝她拜了又拜，道：「妾願以性命平息眾將怒火，只盼保全女兒一命。太后娘娘千金一諾，妾信重娘娘，必不辜負妾。」
可玉寧公主還是丟了。
太后盯著空中一點，無力地闔上眼眸。

李鉉和皇后出了壽陽宮，前者要去東宮，後者要往興寧宮，但仍有一段路同行。
太后讓李鉉歇息，只是他出巡半年，大事急事縱然能書信處理，積累的公務仍舊

Crescent

不少。
他垂眸，一手負於身後，另一手緩緩轉著佛珠，思索著官員調動。
身旁，皇后聲音泛著冷意問：「本宮的信沒收到嗎？」
李鉉指尖動作不停，只說：「不曾。」
皇后皺起眉。
母子兩人再無二話，待皇后回到興寧宮，她揉著額頭，想那民間公主。
她不像皇帝一葉障目，在她看來，若說林春風像懿德貴妃，那也有一絲像她自己，畢竟人都是兩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個嘴巴。
可皇帝甫一見她，眼裡藏了多少悔恨，難掩舐犢之情，彷彿那才是他此生唯一的子嗣。
皇后冷笑，當年懿德貴妃盛寵，逼得她日日自危，步履維艱，至今想起都心有餘悸。
若不是慶盛末年那場戰亂，她怕是早已成了廢后。
那年盛夏，皇帝與太后攜懿德貴妃前往西山行宮避暑，當年的左相輔佐李鉉留守長京。
誰都沒料到懿德貴妃的兄長，鎮守隴右道的虎威將軍會發動兵變，攜十萬大軍趁虛而入，直逼長京。
皇帝親征應戰，卻節節敗退，眾將士士氣衰竭，皇帝便與太后、懿德貴妃狼狽逃往北方，把她和李鉉棄在長京。
為佈防西山行宮，長京守備空虛，只餘五千兵士，那年李鉉才十歲，小少年扛起重擔，在箭雨裡披堅執銳，親上城樓鼓舞士氣，抵禦攻城敵軍。
要不是他，江山早改姓了。
這叫皇后怎能不恨懿德貴妃！
縱然斯人早已成一縷幽魂，皇后仍然深深忌憚著她。
所以，得知懿德貴妃女兒的下落後，她去信李鉉，令他莫要把人帶回來，徒生事端。
但林春風還是回來了。
皇后緊攥著手，對貼身宮女瑤芝道：「鉉兒怎能無視本宮的信，他心中難道就沒有恨？」
瑤芝端來茶，低聲說：「娘娘，這是太后的意思，想來殿下孝順，不忍太后病情加重。」
皇后自嘲地道：「也是，他從小被太后養在膝下，對本宮自是親近不來。」
瑤芝勸慰道：「殿下剛回宮，娘娘為何不問問他是否累了，若只質問沒看信，不知殿下如何想。」
皇后怔了怔，「本宮……」
她也有後悔，抬手掩著眉眼，沉默不語。
見她動搖，瑤芝打鐵趁熱，又說：「依奴婢看，殿下對公主似乎並不厭惡，還親自帶她與娘娘見面……再說，她是殿下找回來的，若娘娘為難她，豈不是給殿下

Crescent

難看？」
皇后不愛聽這些，但忠言逆耳，瑤芝並沒有說錯。
她忍了忍，說：「本宮知道了。」
不管如何，裝也得裝個樣子出來。

懿德貴妃的宮殿在皇宮東南方位，五行屬木，牌匾上書「玉華宮」，此地敞亮，草木齊整，雖十多年不住人但被打理得井井有條，不見頹敗。
皇帝指著楓樹下一架小秋千對春風說：「小時候妳喜歡在那兒玩。」
春風盯得仔細，替林青曉記著了。
皇帝卻誤會了，笑了幾聲道：「妳若喜歡，再加個秋千玩耍。」
春風應道：「唔。」
他又帶著春風回憶往昔，逗留一個時辰，才因修行課業尚未完成，不得不離開。
臨走前，皇帝讓春風住進玉華宮東側的芙蓉閣，也是她「小時候」住的地方。
後宮裡，比春風年長的兩個公主都出宮建府了，其餘人養在各自母妃宮裡，春風住這兒也是符合規矩的。
見春風身邊只有一個香蕊，皇帝又撥了八個小宮女、四個小太監進芙蓉閣。
原本冷清的玉華宮頓時充斥著談話聲、搬東西聲、水聲，有了人的氣息。
閣中鋪滿柔軟厚實的赤紅地衣，踩上去沒有一點聲音。
「公主慢些跑！」
「公主當心！」
春風赤腳跑動，這兒看看那兒摸摸，又湊到一架紅木鑲螺鈿的多寶槅前，上頭擺滿奇珍異寶，玉雕、瓷器、香爐應有盡有，她一件件揩過去，越摸眼神越放光。
香蕊自側間出來，道：「公主，水好了。」
裡間砌了一方小浴池，出水口雕刻一尊玉兔搗藥像，汩汩熱水自藥碗裡冒出來，水面撒滿花瓣。
春風深吸一口氣，跳進浴池。
香蕊跟進來，只見她捧起花瓣把臉埋了進去。
春風頂著一臉花瓣問香蕊，「妳要不要也泡？」
香蕊不禁笑了，說：「奴婢不泡，只伺候公主沐浴。」
春風走到浴池邊趴下，香蕊用巾帕替她擦洗後背。
氤氳在熱氣與花香裡，四周陷入短暫的靜謐，春風的腳趾一蜷，整個人輕飄飄的。
要不是香蕊輕拍她肩膀，她就要睡著了。
香蕊扶著她，「公主，不能在浴池裡睡覺。」
春風一動，芙蓉閣上下也動了起來。
小宮女蕙兒將雲綢裡衣披到春風肩上，另一個宮女芬兒捧著一只大雁叼魚的小銅爐為她熏一頭烏髮。
大雁鑲嵌著上好的南海紫珍珠當眼珠子，紫珍珠溫潤，頗有神韻。

Crescent

春風偷偷摳了一下，沒摳下來。
很快，香蕊捧來一罐百花香膚油，指腹沾一點抹在春風柔潤的肌膚上。
聞著輕盈的花香，春風禁不住一直打呵欠。
終於到了床上，香蕊仔細替春風掖好被子，放下鵝黃色紗帳。
春風迷迷糊糊想，當公主真好玩。
臨睡前，她記起香蕊說過懿德貴妃已經去世了，她雙手合十，心裡念道：貴妃娘娘，妳女兒好得不得了，求娘娘有空保佑一下我。
隨即又想著：算了，還是保佑妳女兒吧，也不知道她跑去哪了，在外面有沒有熱水沐浴……

或許被褥太舒適，春風上一刻還在和貴妃娘娘嘮嗑，下一刻就被香蕊叫醒了。
天色浮出魚肚白，清晨含著寒意，宮中上下卻早已忙碌開來。
春風坐在妝臺前，蕙兒給她梳頭。
她素日是個手巧的，可眼前人烏髮濃密光滑如綢緞，她撿一縷就漏了一縷。
如此兩三次後，春風自己撥開耳後的頭髮，問她，「這樣好弄點嗎？」
蕙兒大驚，忙跪下，「奴婢該死！」
春風：「……」
香蕊佈置完今日芙蓉閣的大小事，一進屋就見此景，她叫蕙兒起來，又親手替春風挽一個驚鵠髻，簪上金筐寶鈿花葉頭飾。
而這時早膳也擺好了，薄胎白瓷碗裡裝著熱騰騰的紅棗雪燕羹，桌上依次擺一碟蜜餞桂圓、雙色芝麻糕、五香卷、鵝油卷、蟹肉小餃……
春風起身坐到桌前，拿起雕花銀箸夾了塊蜜餞桂圓送進嘴裡。
香蕊向芬兒使了個眼色，讓她把甜口的餐點往前擺。
不多時飯畢，春風捧著一盞香片茶，舒服地喟歎一下，歎完她後背下意識一挺，卻沒等到于秀君拍她，嘟囔著叫她別歎氣。
她愣神，還是輕輕把氣吸回來。
香蕊說：「公主，咱們要去興寧宮見皇后娘娘，娘娘會撥教習嬤嬤給公主。」
說到教習，春風立即打起精神，這就是進宮後第二緊要的事了。
只是她們還沒出芙蓉閣，有幾人先過來了。
為首大太監臂彎搭著拂塵，掐著嗓音道：「皇上有旨，著嬤嬤洪氏教玉寧公主宮規禮儀。」
洪嬤嬤從對方身後走出一步，朝春風福了一禮，「奴婢見過玉寧公主。」
春風不明白，悄聲問香蕊，「不是說是皇后管嗎？」
香蕊也有些困惑，「雖說如此……」
約莫是皇上怕娘娘為難公主，自作主張撥了教習嬤嬤來。
春風想了想，自家裡是母親主事，每回父親越過母親「先斬後奏」都沒落得好下場，比如這次父親給鄰居當保人就是瞞著母親幹的，於是她說：「我們去找皇后

Crescent

吧。」

興寧宮。
青瓷砸落地面,「劈里啪啦」碎了一地,桌上備好的紅豆糯米糕也都被掃到地上。
皇后摔了東西,臉色煞白。
瑤芝這回不敢勸皇后了,她也替皇后委屈,眼中含淚,「娘娘息怒……」
自家娘娘心中再有芥蒂,那也是對皇帝和懿德貴妃,對玉寧公主,娘娘雖是不喜卻還沒想使什麼手段。
可皇帝越過她撥教習嬤嬤給公主,無異於告訴六宮她是那等心思狹窄、工於心計的毒婦,必會百般為難公主。
多年夫妻,皇帝最懂得如何叫皇后難堪。
興寧宮上下無人敢大喘息。
過了好一會兒皇后稍稍平復心緒,她看向滿地狼藉,擺擺手,「來人,收拾掉吧。」
話音剛落,外頭匆匆進來一個小太監,稟報道:「皇后娘娘,玉寧公主求見。」

玉華宮在東南方位,興寧宮則是坐落於西北。
春風一路「跋涉」,好不容易看到興寧宮的牌匾,她呼出一口氣。
香蕊拿手帕給她擦汗,請興寧宮門口小太監通稟,小太監飛奔離去。
不多時,一個大宮女提裙疾步走來。
她看起來和明遠差不多年紀,給春風的感覺是一樣的,怪可靠的。
香蕊沒想到是她親迎,訝然喚她,「瑤芝姑姑。」
瑤芝向春風行禮,滿臉盈笑說:「公主快請進。」
她目光太熱切誠懇,讓春風有點懷疑。
好在等她見到皇后,皇后與昨日一樣對她的態度不冷不熱,春風安心了。
皇后手指輕敲几案,問她,「皇上已指了教習嬤嬤給妳,妳來這做什麼?」
春風恭敬回道:「因為母后也說要挑選嬤嬤。」
皇后頓了頓,昨天那句話是應付場面順嘴一提,沒想到她記住了。
瑤芝問春風,「公主如何想?」
春風道:「若母后也給我選一個,我怕兩個嬤嬤搶著教我。」
瑤芝笑了,轉向皇后道:「娘娘,公主此言有理。」
皇后端起茶盞抿了一口,對瑤芝說:「宣洪嬤嬤來興寧宮磕個頭。」
「是。」瑤芝應了一聲,立即讓人把洪嬤嬤叫來見皇后。
皇后又說了兩句場面話,命洪嬤嬤務必上心,面上她也成了皇后指派的教習。
送走春風和洪嬤嬤幾人時瑤芝有些恍惚,此事竟有如此中正平和的結果,既全了帝后面子又不叫玉寧公主自己難做。
瑤芝與皇后說:「公主在宮外長大,行事卻是坦率。」
皇后揉著額頭,輕哂道:「她誤打誤撞,妳不必抬舉。」

Crescent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瑤芝且收了話頭。

洪嬤嬤是宮裡的老人，先帝在時曾在御前掌茶，後來因腿腳不便，退回後宮出任教習。
宮中皆知帝后不和，她雖是皇帝指給春風的，卻不想與皇后作對，畢竟天下遲早是太子的，皇后是太子生母，若觸怒皇后，將來龍馭賓天，太子登基，等著她的沒有好果子。
所以早上皇帝身邊的總管太監康兆海讓她教玉寧公主，她不太情願。
可主子要鬥法，她也躲不過。
意外的是，不須點撥，那民間公主竟自己去了興寧宮。
彼時洪嬤嬤心內就笑開了花，果然，皇后順著臺階下，可謂風平浪靜。
因這遭，她待春風有了十足耐心，掰開講宮規，其中易錯處也不藏著掖著。
她示範走路禮儀，「行走時雙手不能甩，端於身前，身姿挺拔，步履……」
洪嬤嬤做動作，春風仔細觀摩。
所謂規矩也是手腳擺出來的，並非登天的難事，春風想，像精細些的「家務活」。
聽洪嬤嬤喋喋不休，她說：「我會了。」
洪嬤嬤驚訝，「公主會了？」
春風捋起袖子，「我走給妳看看。」
洪嬤嬤笑著替她放袖子，「公主記著，袖子不可隨意捲起，況且妳是走路，如何需要捋起袖子？」
春風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她既把此事當「家務」，做家務習慣了捋袖子，不然要被于秀君說的。
屋內之人正有說有笑，屋外小太監通傳，「皇上駕到——」
皇帝頗有幾分仙風道骨，大步走進芙蓉閣。
宮女們跪下，春風也行禮，「父皇。」
他慈愛地扶起春風，面對一眾宮女時驀地沉了臉，「是誰唆使公主去興寧宮的？」
皇宮雖大，可耳目太多，一點動靜不消片刻就能傳得滿宮皆知，皇帝早就知道早上的事。
宮女們齊聲回道：「奴婢不敢。」
春風解釋道：「是我要去的。」
皇帝拍拍春風肩膀，態度緩和下來，「玉寧，人心叵測，妳莫要常去興寧宮，那裡不是什麼好地方。」
春風初來乍到，皇帝這麼說，她只能先應下。
皇帝這才讓洪嬤嬤等人起身，撫鬚笑問：「方才在做什麼呢，在外頭都聽見妳們的笑聲了。」
洪嬤嬤道：「回皇上，奴婢在教公主禮儀。」
皇帝問：「公主學得如何？」

Crescent

洪嬤嬤誇道：「公主敏而好學，奴婢粗粗一教走路，公主就會了八九成。」
春風點點頭，這有什麼難的。
皇帝卻不大信，「哦？當真學這麼快？」
洪嬤嬤道：「方才公主正要走給奴婢看。」
春風這回沒捋袖子了，她雙手擱好端正儀態，優雅地邁出第一步。
皇帝一邊看女兒走路，欣慰點頭，又對洪嬤嬤說：「學禮儀難免枯燥，妳不得逼著玉寧學。」
洪嬤嬤應道：「奴婢明白。」
春風邁出第二步。
皇帝補充道：「這走路，公主十日內能學會便不錯了。」
洪嬤嬤依舊恭敬，「是。」
春風邁出第三步，她可以使喚自己的雙腳，不用十日。
皇帝命康兆海給洪嬤嬤腰牌，說：「在玉寧學會規矩前，妳每日去內帑挑些好東西，是朕賞給芙蓉閣的。」
洪嬤嬤收下東西應道：「是。」
第四步，春風腳下一轉生生踩錯地方，皇帝見狀焦急道：「快來人扶住公主。」
春風搭著香蕊的手，好險沒摔倒，她形容沮喪，「父皇，我走了幾步就使喚不了自己的腳了。」
見春風沒受傷，皇帝先是鬆口氣，又寬慰她，「不急著學，妳慢些，每日都有賞賜。」
春風努力壓著嘴角，說：「謝父皇。」
當日，她含淚收下一只暖玉如意，多寶槅上放不下，把它擱在床尾巴，睡覺拿來墊腳丫。

東宮。
小半個時辰前，李鉉於庭院內射箭，後獨自回了屋子，令人不必伺候。
長英揣著袖子在外頭和小太監閒聊，偷會兒閒。
自出巡歸來，他隨李鉉結結實實忙了好一陣，總算能歇口氣。
長長的宮道裡，明遠提著一只漆木雕花食盒前來，招呼道：「長英公公。」
長英趕緊笑道：「什麼事讓姑姑親自跑一趟。」
明遠道：「嶺南進貢了江珧柱，太后娘娘命我熬成江珧柱銀耳枸杞湯，送來太子殿下這。」
這時節宮裡已經燒起地龍，東宮本該也是，不過李鉉嚴以律己，不喜揮霍，屋內只擺了一個炭盆。
這日灰濛濛的，淺淡天光穿透窗戶方格，給屋內鍍上薄薄的冷意。
明遠感受到幾分寒涼。
兵器架前，李鉉長身玉立，左手托一柄長弓，修長如玉的右手手指捏著綢布撫過

Crescent

長弓。
方才因練弓射箭他解開了玄色寶相花紋圓領外襟，內襟素白垂領翻出，勾勒出落拓的線條。
行過禮後明遠擱下食盒，打開卡扣，捧出一只葫蘆紋三彩碗，碗內湯汁乳白，冒著熱氣。
李鉉放下弓，由長英伺候著濯洗雙手，李鉉以巾帕擦拭著手，瞥見食盒內還有一碗湯，問了一句，「還差誰沒送？」
明遠回道：「玉華宮的玉寧公主。」
李鉉輕抬眉梢。
長英想起這陣子玉華宮靜悄悄的，笑問明遠，「玉寧公主也該學騎射了吧？可有稱手的弓箭？」
本朝太祖馬上得天下，風氣開放，皇子公主學騎射皆以精通為目標。
明遠說：「前兒個剛聽說玉寧公主到如今還沒學好走。」
長英吃驚，「瞧著挺機靈，怎麼學不會？」
明遠只能道：「許是悟性不高。」
長英附和道：「實心眼的孩子是這樣。」
李鉉擱下調羹，長英遞茶，他漱了口，重複了三個字，「實心眼？」
長英訕訕，想起春風扮屍體。
不過那回應是林大田和于秀君的主意，她畢竟是個小姑娘呢，能有多少壞心眼。
李鉉起身，扣好圓領袍外襟扣子，道：「去玉華宮。」

玉華宮。
洪嬤嬤剛離開，香蕊追上來，「嬤嬤！」
洪嬤嬤停下腳步。
香蕊問：「嬤嬤，公主學禮儀這般慢，什麼時候能學好？」
洪嬤嬤心內覺得好笑。
其實自打春風「摔」了後洪嬤嬤就看出她是學會了，但假裝學不會，就是為了每日都有的賞賜。
但皇帝和公主父慈女孝，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洪嬤嬤才不做那掃興之人。
她笑得意味深長，說：「姑娘不用操心，該會的時候就會了。」
香蕊此時不解其中之意，兀自焦慮。
再難的規矩，這麼多日也該學會了，偏生公主到現在還走不了十幾步就要摔，再過一陣子要開壇祭天，公主要是還學不會禮儀該如何是好？
她心事重重，撩開氈簾進屋。
屋內暖融融的，擺著燈影戲，一張白色帷幕後，教坊宮人操縱影子，唯妙唯肖地演繹，「我與你不共戴天！」
春風雙手撐著臉頰，歪在引枕上，炯炯有神地盯著。

Crescent

蕙兒剝了一顆葡萄給她，她銜到嘴裡，好不快活。
見她這般無憂無慮，香蕊悄悄歎了口氣。
怎料春風耳尖一動，目光掃去，道：「不要歎氣。」
香蕊勉強一笑，「是。」
春風坐好了，盯著香蕊看了會兒，問：「妳這幾天不開心，怎麼啦？」
香蕊欲言又止，但發覺春風眼裡的關切不作假，她小聲說：「奴婢只是怕、怕公主學不好禮儀，到時若要面對文武百官……」
說到這，蕙兒和芬兒也不由露出擔憂。
春風整日數賞賜，卻不知她們擔心了許久，只好坦白道：「妳們別怕，其實我早就會了。」
香蕊驚訝，「什麼？」
多說無益，春風乾脆抻抻衣襬，站起身。
她褪去一身懶散勁兒，腰背挺直，邁開的步伐穩重有力，正是她這段時日始終學不會的禮儀。
見香蕊、蕙兒和芬兒面面相覷，春風朝她們眨眨眼，說：「我還能走得快些。」
說著，她走得簌簌，衣袖間自帶一陣風。
春風又說：「還能倒著走。」
接著便後退著走，還真像模像樣。
香蕊一想到洪嬤嬤的提醒，恍然大悟，哭笑不得，「公主原來是——」
話未說完，她盯著春風身後的大門口，臉色驟然一變。
春風一臉困惑，「怎麼了？」
香蕊方要開口，卻似乎被什麼阻止了，不得不閉上嘴巴，臉上溢出緊張。
蕙兒、芬兒和教坊的宮人紛紛放下手中活計跪下。
春風心口一緊，她垂眼看地上，因要看燈影戲，屋內窗戶緊閉，門外光線落在屋內，地面勾勒出一道很淺的頎長影子。
她緩緩回過頭，李鉉不知何時站在那，他長眉入鬢，眼眸深邃，面上不辨喜怒。
春風有些尷尬地喚道：「皇、皇兄。」
李鉉身後明遠低頭抿唇，長英用力向春風使眼色，可長英眼睛太小了，春風看不清啥意思。
李鉉斜睨長英，長英忙也低頭，不敢再動作，春風收回巴巴盯著長英的目光。
李鉉慢條斯理道：「練得倒是刻苦？」
春風點頭如小雞啄米，「刻苦，很刻苦。」
李鉉又問：「那怎麼學了十日還學不會？」
春風見還有辯解餘地，抬眸偷覷李鉉，腳尖輕輕踢了下地面，說：「路不好走，走兩步……就想摔。」
李鉉薄削的唇角好似輕輕牽了一下，春風暗想，笑了，笑了總比板著臉好。
怎知下一刻李鉉道：「東宮的路好走。」
春風：「……」

Crescent

李鉉不容置疑地道：「去東宮練。」

Crescent